



九國志卷一

宋路振撰

吳太祖以唐景福元年再入揚州至睿帝天祚三年
為南唐所篡蓋晉天福三年也歷傳四主凡四十年

六年

太祖

姓楊名行密初名行愍字化源廬州合肥人
唐中和三年起兵為亂光啟三年入揚州自
稱淮南節度使景福元年七月再入揚州唐以
為淮南節度使乾寧二年封弘農王天復二
年進爵吳王天祐二年十一月庚辰薨年五
十四謚曰武忠武義初改謚曰孝武王廟號
太祖乾貞元年追尊
為武皇帝陵曰興陵

烈祖

名渥字承天行密長子唐天祐二年冬嗣位
五年五月戊寅為張顥徐溫所弒年二十三

高祖

名隆演初名瀛又名渭字鴻原行密第二子
唐天祐五年五月己卯嗣位十六年建吳國
改唐天祐為武義元年二年四月己丑薨年
二十四諡曰宣乾貞元年尊為高祖宣皇帝

陵曰

睿帝

名溥行密第四子武義二年六月戊申嗣位
改元順義乾貞元年稱帝天祐三年禪位南
唐昇元二年十月辛丑薨年二十八追諡曰
睿皇帝葬平陵凡改元四順義六年乾貞二
年太和六年天祐三年

袁襲

襲廬江人少好學善屬文淵明緯象秦畢之亂高駢辟
行密為行軍司馬俾率所部赴難行密猶豫不行襲言
於行密曰高駢倦於政事聽惑妖妄彥等雖以誅呂用
之為名觀其事乃以暴易亂耳寧知非天將贊於公耶
行密善其言乃移檄諸州誘集徒眾將兵數萬長驅至
廣陵秦畢害駢襲勸行密縞素舉哀於城下眾皆義之
及破賊入城招輯編戶會孫儒兵至行密問計於襲曰

今城壁未完賊且盛若圍至圍城是重擾民也不如且
避之先是海陵將高霸擁衆來附行密將令以兵屯天
長扼儒來路襲謂行密曰霸擁大衆心持兩端若使居
天長是自扼也可因犒其士卒擒而斬之行密遂斬霸
而併其兵行密聞孫儒至復欲遁歸海陵襲曰不若歸
合肥繕甲兵再議攻取今稽諸乾象公必再來及孫儒
逼城行密果自天長返謂襲曰無子吾幾不得歸行密
平宣州獲趙鋌留與其弟同館鋌與梁祖有素果遣使

來求鋌時襲寢疾行密使人問襲襲曰但斬首送之必
無慮也未幾卒襲剛忍好克每欲殺人心折節下之行
密哭之曰吾每恤刑而襲好殺享年不永深可哀也

劉威

威廬州慎縣人少為小吏豪爽有志節與田頔陶雅俱
為行密奔走之舊行密起淝上及平秦畢有功表領實
州刺史大順初與安仁義敗孫儒別將劉建鋒於武進
其後儒兵益集威與頔屢為所敗行密將歸銅官威曰

今衆寡勢殊殆難與爭然儒焚室掃壘絕後而來糧若不繼何從供饋公宜勿與戰堅壁以禦之坐待其弊行密然之儒果敗乾寧初表授廬州刺史及行密承制封拜就遷淮南節度副使行軍司馬東西行營副都統未幾加使相天祐三年授鎮南軍節度使撫州危全諷率虔吉撫信之衆十餘萬將復鍾傳舊地時州兵無多士庶大駭威獨傲然日縱酣飲全諷屯象牙潭不敢輕進及周本破全諷四州初平渭令威巡視四境撫諭而還

先是行密疾病問周隱以後事隱以威為請威初聞不能無意及移鎮鍾陵復多專刑徐溫請討威威聞之沮喪計無所出有幕客黃訥謂威曰公受謫雖深反本無狀能挺身入覲必解前疑也威曰善遂遣訥為先容渭果復令之鎮天祐十一年卒於鎮年五十八

陶雅

雅字國華合肥人本儒家子儀刑魁偉眉目甚秀乾符中天下將亂始投筆和門會西蕃入寇徵四方兵防秋

靈夏雅與行密淝上軍偕往未幾改隸諸葛爽征沙陀
有功從爽鎮河陽還補廬州衡山指揮使行密據合肥
遣雅平鄉盜秦定過修己等遷八營主將先啟初破桐
城吳迴擊李本於柳子山乘勝攻舒州下之以雅為舒
州刺史為察盜許勅潛兵夜至雅奔歸文德初從行密
破趙錚授池州刺史大順中破孫儒軍於人頭山儒平
授常州刺史遷池州團練使田頔攻歙州時給事中裴
樞守新安將歸歛於行密以宣州副使魯郃往代之是

時諸將授郡鮮不以虐斂為事惟雅寬厚人多使之樞
因遣問政山人聶師道往說頔曰苟得池陽陶牧為守
州人孰不承命頔驛報行密因令雅治新安入見樞盡
州郡禮樞奇之及樞至京師奏雅為歙州刺史天福三
年田頔以宣州叛雅以州兵助臺濠伐之頔出戰橋隘
隋馬為帳下小卒許渥王綬所殺宣州平兼西南面招
討使先是順義軍使汪武聚盜據婺源行密以為滁州
刺史婺源歙屬邑武恃險未嘗謁雅及頔叛武多行剽

劫至是雅移檄聲言討洪饒由婺源往武引弟姪十餘人就路迎謁雅顧左右擒殺之緩轡入其營中無敢動者天祐初陳詢以睦州歸款吳越遣萬眾攻詢雅率兵救之軍士夜驚多踰營遁去將吏白雅欠伸不應乃下令曰明旦有軍士不在營者俱斬果遞相傳告未頃而定明年破婺州虜越州刺史沈夏以功遷衢睦團練使江南都招討會宣州王茂章叛奔越雅虜茂章伏兵斷其歸路乃令大將軍金師會領睦州事遂班師新安而

越兵大至衢睦婺三州復沒八年移鎮武昌雅利黟州殷阜上書寢之遂遙領武昌軍節度加同平章事知歙州團練觀察等事十年八月卒於任年五十七雅性沈靜好讀書手不釋卷雖臨陣敵常褒衣博帶自幼年戲弄未嘗有錐刀傷手及為大將每矢石交飛終莫能中接賓佐有禮事兄弟以孝敬非公宴不舉音樂疎財重義士人以此歸之典黟川二十餘年民感其化生男女或以陶為字焉

李神福

神福洛州人幼執親喪哀毀過瘠鄉里異之及長沈厚
勇敢唐末四境交募勁兵因隸上黨軍籍時高駢兼諸
道行營都統神福從州將王重屯淮海因投於行密中
和中同安賊陳儒攻刺史高瀆遣使來告行密未能救
謀於神福對曰此羣盜烏合易與耳公但聲言赴援可
不勞尺刀為公解之乃請本軍旌旗間道以入既夕引
州兵出外各持旌旗入列大陣之狀儒果夜遁行密大

竒之光啟二年壽州張翱叛寇淝上神福率兵與戰敗
之於楮城秦畢之亂高駢召行密因遣神福諭曲谿劉
金盱眙賈令威各以義兵來附破秦畢軍神福功居多
會選卒為黃頭軍遷神福為左右黃頭都尉龍紀中涇
縣王賞太平嵇常滿俱聚盜剽鄉里神福引兵破之但
誅其首惡餘皆不問大順二年孫儒前鋒兵屯溧水行
密遣神福將兵禦之神福謂諸將曰兵倍不戰况儒衆
十倍於我當且避其銳以驕之乃退舍而儒衆果怠神

九國志卷一
福乃選銳卒躋險夜襲之果大潰又擊儒要山寨破之擒其將李弘以功改左游奕將銅官鎮遣使田頔為孫儒所敗行密欲退守銅官神福諫曰儒掃境而來利在速戰宜堅壁清野以老其師神福願以本軍據險結柵時出輕騎抄其糧運彼前不得戰退無儲糧此送死之道行密曰善因以神福為宣池兩路都游奕便是夏儒食盡果敗以功奏授左千牛衛將軍景福二年廬州刺史蔡儔叛遣何瓌來寇神福迎擊於青斗山大破之遂

傳城下賊平遷左衙都校未幾授舒州刺史天福元年與呂師造攻臨安錢鏐使顧全武來援神福退師令羸老行又令師造設伏青山路自將一軍殿後夜未半全武果盡銳來追神福偽北走伏軍發前返來攻越軍大敗擒全武復攻臨安久不克先是神福遣使護鏐先塋禁其樵採及獲全武又遣通家問越人皆感之因納其犒賂而返二年改昇州刺史行密以女妻其子承鼎三年攻杜洪於鄂州大敗洪軍時城中積荻山上神福謂

將軍曰今夜焚此諸將皆不測是夕遣人乘舟載火炬
至澚口分焚樹偽為梁軍來援之狀城中焚荻應之諸
將伏其智梁祖遣將韓勅率步騎萬餘屯澚口又令荆
南以舟師赴援成汭盡衆浮江而下神福登岸望之曰
舟人雖盛然首尾懸絕宜急擊之乃迎戰大別山汭果
敗溺水死勅亦引衆遁去自是洪勢益孤會宣州田頔
叛襲昇州劫神福與帳下妻子俱歸宛陵厚養之以誘
神福行密急書召神福覽書袖之揚言曰鄂州尚未下

又令急取荆南因號令諸軍逮閩順流而下頔遣將王
壇汪建以舟師援洪又別遣人遺神福書約分地而治
神福斬其使擊壇建破之復戰於皖口又敗其衆浮尸
棄舟蔽江而下壇建以輕舟遁去四年以兵屯田梁加
西面行營招討使光州團練使疾甚求醫於江都卒年
五十

臺濠

濠沂項雲廬州合肥人少為金牛鎮將行密據合肥始

來歸從征秦畢趙鏗俱破敵有功大順中馬敬言為孫
儒敗於廣德初儒與李從立乘勝至東谿時城守未固
軍士大恐濛以一旅巡谿西會天晦詐令士卒傳諭往
返者數四謂大眾屯集中夜皆遁去及儒柵陵陽濛於
魯江五堰作輕舟饋糧終儒之世軍無饑色從行密歸
廣陵以功遷楚州刺史乾寧三年破蘇州以濛守之越
人水陸大至濛擊敗之錢鏐親率舟師至會糧盡濛拔
眾遁歸光化二年行密初得朐山以濛為海州刺史在

任貪殘為郡民所訴又為田頔所譖降為連水制置使
天復三年田頔叛於宣州行密歷數諸將無敵頔者乃
謂濛曰非公莫可濛曰頔不守富貴自取滅亡濛今仗
大王威武以順翦逆往必擒頔願王無慮行密大悅濛
初入其境即翻陣以往軍士俱笑其怯濛曰頔宿將多
謀當自過防翌日果遇陣於廣德濛欲奪其銳先以行
密書遺頔將校皆下馬拜受因其擾亂濛麾眾擊之頔
兵大敗乘勝遂圍宣城冬十月頔出州外求戰登橋馬

九國志卷一
墜為外軍所殺宣州平行密承制加濛檢校太保宣州
觀察使天祐元年卒於治所年五十

張訓

訓字堯明滁州清流人身長八尺餘要帶十圍中和三
年歸行密於合肥行密訪以方略悅之令從石令言攻
同川克其城從田頔擊張勣於褚城入擊趙錕昌山兵
破之克宣州訓功居多遷左右黃頭指揮使以所部戍
廣德拒孫儒於黃池從李神福襲歷陽下滁州孫儒焚

廣陵悉銳攻宣州行密令訓潛軍入廣陵滅其餘燎獲
軍儲數十萬以賑饑民行密令馬爽守廣陵爽叛為諸
將所殺城中大囂訓整師以出眾乃定孫儒之起也毗
陵守將劉建鋒從儒俱西土豪陳可兒據毗陵訓率兵
奄至城下可兒倉卒出迎訓於馬上手刃殺之奪其兵
入城中又率兵絕儒糧道於安吉馬頭儒敗訓論功為
最景福元年從行密歸江都路經毗陵行密顧左右曰
毗陵大城也訓一劍下之不亦壯哉即授温州刺史乾

九國志卷一
寧二年屯兵漣水以備梁師劉知俊聚糧石碭戍守皆
潰盡焚其儲積訓歸路出東海為知俊所邀訓擊大破
之青口之役吳師悉起訓帥所部迎行密行密喜以兵
千人令為前鋒會朱瑾假梁人兵鋒先入其壘訓登岸
疾戰踰柵而入遂破龐從軍以功授淮海遊奕使天復
三年王茂章平密州以訓為刺史會梁祖以大軍至訓
謂諸將曰城孤師少何以待之皆欲焚城掠聚而去訓
曰不可如此則我師難歸遂封府藏下懸門立虛幟於

城上遣老弱居前訓自以銳兵殿其後梁軍前鋒至見
城上旗多未敢逼數日方入城又見府庫城邑晏然如
故亦不追之天祐七年遷黃州刺史卒於治所訓質直
勇而多力曾渡毗陵西橋馬畏不渡乃持尾鬣舉之以
濟然不恃其勇故多功保全焉

李遇

遇合淝人始事行密帳下光啟中禦梁軍於慎縣遇單
騎按槩率先破敵以伍長遷馬軍副指揮使從平秦畢

九國志卷一
趙鏗孫儒皆有功遷淮南馬步諸軍都尉累遷常州刺史天復三年安仁義以潤州叛夜襲毗陵仁義善射諸軍多畏避遇背城逆戰仁義喪師自是不敢東顧天祐中宣州王茂章奔越乃以遇為淮南行軍司馬宣州團練使徐溫專政遇不能下之常言曰徐溫何人吾所未識溫怒命柴再用將兵送王壇代遇不受命再用攻其城逾月不克時新王遣典客何堯說遇曰公本圖反請斬堯以徇本無反心可隨納款遇聞王命遂開門委命

溫族之孫仁義方嬰為人匿之而免李昇秉政以仁義為縣令

劉金

金淮陰洪澤人光啟中江淮兵亂從鄉酋李章保曲谿章死金代有其衆行密營廣陵金盡以衆衆來附破秦彥金有力焉文德初從攻趙鏗於陵陽明年金度鏗必遁思以計擒之因偽與鏗通好約為外應鏗大以金帛為遺復夜迎金入卧内許妻以女金歸營慮鏗兵盛出

不能制乃遣人臨城大譟云劉郎不能與爾為女婿也
鎰聞之沮喪果宵遁大順中孫儒寇宛陵行密遣金拒
之屢破儒軍以功授滁州刺史行密破鎰離移濠州刺
史未幾遷團練使天祐二年卒子仁規嗣仁規娶行密
女渥襲位遷過口兩城使乾貞初授清淮軍節度使

秦裴

裴慎縣人少驍勇頗涉獵以鷹隼為事嘗云天上黃鷹
地下黃金餘不足貴也行密起合肥因隸帳下大順元

年奏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行密據廣以裴林知揚子縣
有虎入縣郭裴親殺以獻行密召褒賞之裴曰此眾共
殺非獨能制也行密嘆曰勇而能謙必享富貴歷高郵
無錫令俱有能名乾寧五年率兵破越崑山鎮以千兵
守之錢鏐遣顧全武引萬眾來復裴援絕全武以檄說
裴裴封函納款全武頗自負召諸將聚觀全武曾為僧
發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慙裴戰無虛日士卒多病傷
死未幾糧盡告降錢鏐預設千人食以待之及出土卒

九國志卷一
不滿百鏐讓之曰軍孤衆寡何苦相拒裴曰但事君盡節死而後已今食盡歸命非本志也鏐大賞之因熟視裴曰君有藩侯相他日必歸君餘勿為念裴在越三年寂無歸耗忽一日裴遣人告行密遣李神福攻越臨安鏐遣顧全武方宇救之為神福所擒明年行密送全武及宇易裴以歸天復三年從李神福攻鄂州荆南成汭大艦來援裴率兵泝流逆戰汭敗溺水死又攻田頔衆於吉陽磯以功授諸軍都尉從劉存攻夏口破之加

昇州刺史天祐三年洪州鍾傳卒州人立其子匡時江州刺史延規傳之養子忿不得立以其郡納款因授裴西南面行營招討使攻匡時至蓼州時軍欲限水為柵裴不聽匡時果遣將劉楚據之諸將相顧失色俱咎裴裴曰城中驍銳惟楚耳若令總衆拒守北城何由卒破吾固留此要害以謀致之既而分軍晨出盡銳破柵既擒楚方傳於城下未幾城陷擒匡時以獻諸將皆服其智號令嚴肅兵士無敢殺戮洪之士卒俱來就營求其

戚屬為出府帛贖還之洪人感悅授洪州制置使張顥用事慮裴為變急召歸及湖口遇鄂帥劉存與潭軍戰沒復授裴鄂岳觀察使會重午裴宴諸將而潭人入寇裴遣弟師鐸師虬乘戰艦先往裴食訖登黃鶴樓以望乃以平頭舫顧小校曰但乘此卷旗奪潭人船以戰及與師鐸軍合乃建大將旗潭人睟眙裴因擊敗之六年入覲因求歸故里以民禮謁縣宰見里中故老必拜坐以少長為齒九年加武昌軍節度使遇疾求歸至湓中

卒年五十九裴在治七年積軍儲二十萬開青山大冶公家仰足

馬珣

珣廬江人少翹勇有機略初以貨財商於江都會秦畢圍城乃歸鎔卸軍畢師鐸於城南立高樓以望城中呂用之患焉募壯士摧其樓珣應募夜半獨仗劍入賊營倒之用之厚賞遷十餘級行密入城聞其名錄為偏將與朱延壽相友善乾寧初授珣舒州刺史移守漣水三

年梁將朱友恭圍瞿章於黃州命珣率兵援之黃州陷
戰不利與張訓呂師造咸知進石率等收散兵三百人
自黃州間道緣分寧絕山谷而東道經撫州危全諷聞
其來布四壘於路壘皆萬餘人珣語諸將曰彼謂我可
坐縛也今與諸軍擊其中堅遂其軍帥取其資而食其
穀可以歸矣會夜擊全諷之壘大破之全諷僅免乃飲
宴於賊營擇其利兵而用之明日廣張旗幟揚麾伐鼓
從山直下衝其連營鋒若雷電賊皆潰走珣凱唱而歸

謁行密言其戰狀行密罵之曰懦豎子何不遂據其城
珣拜謝不敏珣滑稽好妓樂歌舞雖出師登騎俳諧不
輟既而卧疾謂所親曰若患愈當乞師數千可以蕩平
西南夷獠俄而卒衆惜其智勇部下將校見其二子無
不感慨申敬朱延壽錄其孤而字之延壽敗行密收其
二子給與第宅

劉存

存陳州人少拳勇從行密起合肥破秦畢趙鏗皆有功

九國志卷一
孫儒入寇身先苦戰為賊斷足三指而戰不輟翌日行
密出城與儒戰存請先登行密諭以指痛不止因求皮
履裹足而往是日平儒以功遷壽州馬軍都尉乾寧中
預破葛從周於潞河遷舒州刺史改團練使天復中副
李神福攻杜洪於江夏會田頔叛遣將汪建王壇率舟
師泝流而上存與神福下瀝池磯逆戰為流矢中目存
戰自若建敗存殺獲居多四年復攻江夏時神福病歸
存代為招討使引十數騎巡城憩於高崗張樂命飲酒

酣鄂兵大至存以旗向江三招而止鄂人望之佗然有
頃自退軍中服其膽略存急焚鄂城樓梁援兵將突圍
而出諸將欲急擊之存曰擊之賊必復入復入則城愈
固矣不若聽其遁去諸將皆曰善是日城陷擒杜洪父
子斬於廣陵市以功授淮南行軍司馬鄂岳都團練使
天祐三年率舟師攻潭州大雨不止軍回至瀏陽為潭
人所敗執存以歸馬殷親解其縛欲授以官存大詬曰
汝昔歲宣城潰散偶漏我鋒刃今反欲臣我耶殷知不

九國志卷一
可留乃斬之唐保大中邊鎬平湖南遣使就墳致祭贈
宣武軍節度使武衛上將軍

李簡

簡上蔡人有膽勇資質瓌偉始隸陳蔡軍中趙鏗選武
幹之士因任為帳下親信龍紀初鏗為行密所圍糧盡
將逸簡給守門者得出因奔行密補黑雲隊長大順二
年孫儒寇廣德行密將逆戰會夜屯於行密柵及旦儒
軍圍之數重率百餘人挺身突戰自外破柵拔行密以

出遷黑雲都指揮使乾寧二年從攻濠州濠水深闊簡
手搴重甲口銜大刀先渡踰壘破其關鍵擒刺史張遂
以獻從攻壽州加淮南右廂馬步軍都虞侯先是江都
多盜令雖嚴莫能禁止及是為簡獲者必徇其部分姓
名所盜之物盡黥於面於是寇竊皆息三年從田頔破
蘇州虜刺史成及從行密破龐從於青口敗梁軍於潁
河副王茂章援青社從臺濠圍田頔於宣州皆有功簡
本姓陳既貴欲復其氏行密謂之曰天下皆知有李簡

何處有陳簡也以是不易渥襲位王茂章將以宛陵叛命簡率衆攻之茂章聞簡至率衆奔越改楚州團練使杭人屢寇無錫以簡為常州刺史改鄂岳觀察使天祐十二年授武昌軍節度使武義初加鎮西大將軍襲復州破之俘知州鮑唐以獻乾貞二年加西南面招討使入覲卒於采石江年六十九簡鎮上游之地十餘年重關洞啟敵人不敢侵軼然忍而好殺又非法重斂鄂民之高貲者無不破產時論以此鄙之

柴再用

再用蔡州汝南人性至孝七歲遇龐勛亂舉族避地祖訓鼓不能去唯再用獨留侍賊見而去之以是大為鄉里所異及長沈毅有斷面黑如鐵人號為柴黑子會秦宗權召募驍勇再用以騎射應選時軍令亡馬者斬一日戰回籍韁而寢既寤而馬逸再用追之遇賊於林中環樹而射一發人樹俱貫賊畏走遂奪馬而歸光啟中從孫儒攻廣陵再用本名存嘗與軍中小校結為死友

會有告小校謀反儒斬之執再用至儒問何故反再用
不對既伏質又問之始對曰某與彼相結為死友則某
反矣公既誅之復何問焉儒竒之曰汝果不反吾再問
汝因令改名再用儒敗歸行密授先鋒馬軍指揮使乾
寧中朱延壽辟為衙將因遷壽團練都押衙敗梁兵於
壽春遷團練副使從延壽平劉存于弋陽授知光州軍
州事一日大震電家人皆伏匿再用當戶坐不動俄見
青襦袴者四人昇再用所坐牀出庭中復大震屋楯折

有龍出焉梁兵寇光山再用擊走之以功遷光州刺史
天祐二年梁祖平趙匡凝於襄漢乘勝略淮上遣使謂
再用曰苟以城降遷爾蔡州本郡為賞再用乘闥而拜
曰此州城小眾寡王若先下壽州回當自送款梁祖信
之攻壽州不拔而返再用襲之斬首二十餘級以功加
檢校太保渥襲位遷楚州刺史俄授淮南左廂步軍都
指揮使越人寇東洲遣再用率兵禦之賜長稍伍拾戰
敗艦破水滿再用為長稍所泛得不溺眾人聞敗飯千

會有告小校謀反儒斬之執再用至儒問何故反再用
 不對既伏質又問之始對曰某與彼相結為死友則某
 反矣公既誅之復何問焉儒竒之曰汝果不反吾再問
 汝因令改名再用儒敗歸行密授先鋒馬軍指揮使乾
 寧中朱延壽辟為衙將因遷壽團練都押衙敗梁兵於
 壽春遷團練副使從延壽平劉存于弋陽授知光州軍
 州事一日大震電家人皆伏匿再用當戶坐不動俄見
 青襦袴者四人昇再用所坐牀出庭中復大震屋楹折

九國志吳紫再用為光州一日大震雷家人
 伏匿再用當戶坐不動俄見有襦袴四人昇
 再用坐敗床出庭中復大震屋折有龍出
 白乳帖表二

之攻壽州不拔而返再用襲之斬首二十餘級以功加
 檢校太保渥襲位遷楚州刺史俄授淮南左廂步軍都
 指揮使越人寇東洲遣再用率兵禦之賜長稍伍拾戰
 敗艦破水滿再用為長稍所泛得不溺眾人聞取食千

僧為禱再用戰歸取其飯召麾下以犒之曰此輩濟我佛何力之有十一年袁州劉崇景叛引潭將許真為援令再用攻之近城有萬勝岡再用欲奪之每旦出師岡下不與戰袁人頗怠一日列大陣岡南崇景望之氣奪因出戰再用躍馬徑入陣中斬首數十袁人大敗崇景棄城而遁武義元年破越軍於無錫遷鎮西將軍領天平軍節度使未幾移鎮武昌改德勝軍節度加中書令卒年七十二再用寬厚淹雅有儒者之風好讀左氏春

秋未嘗省視廚廩察屬白事有不如意但對之假寢諸子娶聘必擇平昔舊族史官王振請述戰功以補方冊再用曰鷹犬之效出自偶然何足紀也累歷藩鎮敦尚儉素車馬導從不過十人亦一時之良將也

陳璋 十國春秋編入吳越

璋潁川人少橫壯不羈歷事諸帥俱無成乃歸行密未幾復委質於錢鏐景福初授杭州武勇都指揮使改鎮海軍踏白使乾寧中領賓州刺史從平董昌詔賜佐忠

去偽功臣天復二年鏐將許再用叛據外城召田頔為
援頔將樹柵於杭州咽喉之地鏐乘圍觀之大懼出金
綵十輦募諸將有能奪其地者與之仍以頔為賞璋應
募選驍健三百假護軍白馬以出免胄馳擊往返者數
四竟奪之鏐大喜飲之巨觥即授璋衢州刺史與軍校
葉讓不協因斬之與睦州陳詢連衡復歸款於行密鏐
以兵圍其州踰月不能出行密遣周本援之拔璋盡室
以歸天祐二年行密遣陶雅平婺睦復授璋衢婺州諸

軍事充都招討副使會王茂章叛推棄其地改璋池州
團練使署淮南節度使副越將張二保陷東洲授璋水
陸行營都招討使擊仁保於海曲奪戰船三百艘盡復
東洲舊地復乘輕舟入松江九谿偵邏越師大集團之
數里璋獨射拖工心目皆應絃而倒因奮銳衝擊長圍
遂解軍回泊洞庭見橘林意欲除之謂士卒曰若食鱸
用此木研酸酪不假他物自有香辛味諸軍皆爭取樹
立盡九年以舟師破岳州擒刺史苑玫荆人潭人會於

江口邀璋歸路璋乃方舟並貫夜過其所敵人後出已無及矣璋每入敵境或晚泊戒士卒整舟楫待令下當行必此宿軍之所也若移帳下岸修堦習射及夜多前去越兵寇上饒璋引兵侵蘇湖上饒之兵乃解乾貞元年加鎮北大將軍領平盧軍節度使溥遣王彥章苗湊舉兵西伐璋謂嚴可求曰朝廷攻湖湘何不用璋與周本彥章與湊可當其偏裨耳其後彥章果敗三年加使相太和二年改鎮東將軍充寧國軍節度使遇疾歸江

都求醫至江陽縣卒年六十五

侯瓚

瓚字信美城濮人黃巢聚兵於曹濮瓚從之時年十六巢陷京師瓚逃歸鄆州時僖宗幸蜀徵十道兵討巢朱瑄以鄆兵應命瓚為偏將預行尋復與諸道兵伐秦宗權皆以勇果聞頃之隨瑄弟瑾襲兗州瓚與瑾逆殺齊克讓破宿州瑾據有兗州瓚為爪牙梁祖攻兗州力戰以卻梁兵梁祖圍時溥於徐州充鄆兵救之不利溥死

梁兵遂攻兗鄆戰於城下者數年長圍三舍而三卻之時瓚常在瑾之左右大小數百戰隨瑾搏擊馳突出入敵中殺傷不可勝計乾寧四年隨瑾與太原將吏儼掠徐泗瑾將康懷貞以兗州叛瑾無所歸與瓚等率兵數千走海州遂來歸行密授瓚衙將是歲梁祖大舉兵伐吳龐從古聶金率衆入自青口葛從周以精甲圍壽陽江淮大恐行密以兵萬二千會戰於青口時兵起倉卒加以陰寒戰士皆攘食飲雪而行甫及梁營則豎戈植

足鬪志未決瑾與瓚率五十餘騎潛濟淮入自壘北舞槊而馳轟聲雷沸梁兵皆殞眩不能舉遂斬龐從古大將繼之死者大半鳴鼓西行破葛從周于壽陽沉其卒萬餘人於淝河梁人大震瓚功為多授左右隨從騎軍副使隨王茂章救王師範於青州破梁兵五萬餘殺友寧瓚復有功從周本攻蘇州戰於黃天蕩從徐溫卻王景仁於壽陽逐劉崇於袁州朱瑾救徐州之圍及攻潁州瓚皆預戰累授滁州刺史大和三年卒年七十

朱景

景壽陽霍邱人少豪猾驍壯有膽略為邑中所服行密得淮南以霍上地界南北盜賊交會難可防限聞景之勇為遠近所畏故以委之且伺北鄙之奔突景招合無賴少年得絕伎者百餘人撫禦之晝與捕獵暮分巡警月餘而材伎彊力無有及景者以是服從如一沿淮羣盜莫敢犯之梁祖聞其名命寇彥卿率勁騎三千襲霍邱圖取景且諭梁祖之意令降景率其徒戰於邱墟林

澤中射死者無數彥卿兵折力殫而去康懷貞之至復為景所困王茂章來寇度淮水可涉處立表識之景易置於深潭水中立表浮木之上茂章軍敗望表而涉溺死者大半積其尸為京觀後破李進金何駢涉騎數千尋拜滁州刺史移光州刺史卒於任

張崇

崇廬州慎縣人少以伉勇隸軍籍光啟中始補戎職從行密破趙錕有功乾寧二年行密攻蘇州崇為越人所

獲行密欲嫁其妻妻曰崇忠孝必不負公請待之未幾
崇果返以為諸將都尉遷蘇州防遏使越人攻蘇州崇
從臺濛敗越兵於小白方天復中安仁義叛崇與茂章
率兵攻之擒仁義以功授常州刺史累遷廬州團練觀
察處置等使天祐十一年加檢校太傅光州軍校王言
叛崇討平之授平南軍節度使武義元年加安西大將
軍梁祖遣將合湖南兵攻荊州以榮為應援招討使引
軍攻安州降其騎兵二百而還遷德勝軍節度使加中

書令大和中封清河郡王卒於治所年七十二崇殘酷
暴斂泚人畏之嘗入覲議者盛言不返鄜市少年皆將
頤相慶崇歸聞之因斂將頤錢數萬貫尤好使酒殺人
重掌奏刁鎔每謂左右曰吾醉慎勿令鎔出一日醉甚
三召鎔至竟殺之詰旦召鎔左右曰已殺矣崇大悔取
其首視之揖曰罪過員外其輕人命如此頗信鬼神家
人求以厭息崇者先是后土廟塑韋安道配座乃遣巫
女詐云天上謫后土與公為偶崇往視之巫女潛洩異

香以為后土至矣崇乃命樂對像酣飲一夕家人竊其兵器盡寘廟中巫女報曰列仙不喜殺戰故遣六丁取至公不得更用此傷害崇因是大為改悔歷藩鎮二十一年掠下以奉上每歲一入覲輸貢絡繹國中執事無不受賂故其肆虐凌下保全祿位終身為橫耳

王綰

綰廬江人勇敢有謀光啟中始從行密破趙鏗下蘇濠累有戰功署行營諸軍都尉兼連水防遏使光化三年

青州戍將陳漢賓殺海州刺史牛從義歸款於行密行密命綰與張訓率勇士二千乘勢未附襲之漢賓設備不暇果出迎謁遂入府中諭以利害漢賓乃解甲聽命以功授檢校左僕射是歲青州王師範告沂密內叛授綰海州副使兼沂密充鄆諸州副使與臺濠攻密州下之將擊沂州覘者曰城中偃旗卧鼓寂若無人綰曰此必有備而援兵近矣諸將曰密城既下沂易與耳綰不能禁但於茂林設伏以待果攻沂不克援兵具至師既

退為沂兵持其後縮伏兵擊之沂人大北未幾伐臺濛
為海州刺史天復三年改連州制置使天祐中復刺海
州就加平盧軍節度使明年改定南大將軍知處州防
禦使谿洞民多為盜至皆平之順義元年授百勝軍節
度使名歸乾貞初卒年七十二

王稔

稔廬州人少驍勇始以騎射隸行密帳下累從征討有
功乾寧中梁祖遣將葛從周討揚州稔與柴再用率兵

禦之稔以六騎登高山覘梁軍為梁軍所圍候者望見
之請以救兵往再用曰王稔辦事不須憂也稔與其徒
解鞍而卧梁兵不敢上會暮圍兵漸合稔乃步依林木
轉戰而行因是解去時亡馬令峻遂重襲梁兵奪馬而
還軍中壯之袁州劉崇景叛湖南將許貞率眾來援貞
單騎求鬪稔獨援長槩逐走之袁州平以功授滁州刺
史又從徐溫破寇於山南遷壽州團練使未幾授清淮
軍節度使稔好儒學性寬厚褒衣博帶有同儒者先是

壽春人多尚武復警夜至嚴衿至唯閱經籍下唯肄業
通宵無禁不數戰鼓篋待問者四境鱗萃每講肆開必
饋以束修旨酒鄉里薦舉歲常百餘人衿多力每選二
勁弓弦加兩耳分手前引雙滿者數四乾貞三年歸授
左右雄武統軍卒年六十六

李原

原蔡州人乾寧初歸行密為黑雲隊長破濠壽有功加
檢校兵部尚書改隸朱延壽將戰會立新軍每旗以五

伍為制遣原以十旗擊其西偏不克而返延壽將斬之
原曰彼衆我寡願更益師以往苟不勝敵死未晚也乃
增以五旗原力戰梁人亂延壽乘之遂大敗行密聞之
召歸授黑雲都指揮使天復中從臺濠破宣州天祐三
年以兵授宜春深掠越境師還以功遷黃州刺史溥襲
位授泰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於金陵年
六十

陳知新

知新廬江人從行密起兵攻畢師鐸孫儒皆有攻屢以親軍攻定南北諸部多立奇績累授先鋒指揮使天祐元年率兵攻邑陵破其水柵逐楚將許貞盡收其地拜岳州刺史三年加團練使是歲從劉存大舉師伐湖南會天大雨旋至瀏陽江為楚兵所襲存與知新戰敗俱被擒楚王馬殷親釋其縛且慰勉之冀為已用知新叱罵曰吾豈能負楊公而反事汝耶殷知不可留乃殺之家悉陷敵

朱虔祐

虔祐潁川人少多力善戰初為義興令行密惜其材召居帳下常率眾居前從王茂章援青州去為軍鋒歸則殿後我軍背嶮虔祐以五百人當之追兵大至茂章亦留解鞍而寢虔祐促茂章亟去自與梁人戰殺傷無數日暮兵盡被擒士卒無求生者以故我軍行遠追兵不能及梁人執虔祐見太祖太祖壯其事欲釋之虔祐請死不得瞋目大罵被害行密厚恤其家後數年嫁其妻

九國志卷一
詰旦行矣其妻沐浴禱之曰王愍我窮獨恐終不能自
存當嫁我於某氏嗟乎今日猶君之妻明日他適矣君
忠烈若是歿豈無神遂棄我是夜無疾而卒夫忠婦義
如此

九國志卷一終

九國志卷二

宋路振撰

吳

劉信

信字興遠兗州中都人少豪勇善騎射始陷蔡盜許勅
軍中勅敗自滁州奔于行密及破秦畢頗著戰功大順
中行密與孫儒對壘一日召信受事信醉不能起行密
罵之信出投賊左右請追信行密曰信醉耳豈負吾者

耶明日信果返孫儒平以功轉騎軍副指揮使徙破濠
泗遷滁州刺史改左右隨從馬軍都尉王師範據青州
密人叛師範求濟師行密遣臺濠率兵破之信先登破
敵冒重瘡及青人犒師先求白甲軍增其賞蓋信所部
兵皆鐵鎧也天祐六年袁吉信撫州結潭人將復豫章
改信鎮南軍節度副使率兵敗潭將苑玫於上高遷袁
州刺史危全諷新破其將黎汾王藻聚殘黨為盜南城
間信盡破之一郡遂寧十一年授鎮南軍兩使留後劉

崇景以袁州叛信擊走之授鎮南軍節度使信為治苛
猛民流言將反會王祺率舟師南上信意其圖已乃乘
小舟解其冠帶詣祺請罪祺大驚謂曰奉命討潭全播
於南康請公駐吉州以警潭人非他也時虔城險攻之
久不克祺以疫死遂改信為招討使全播懼因納款信
受其質而還徐溫方執政聞之大怒杖其使者信子彥
英時為親軍校溫令將三千人往援之溫戒之曰汝父
據上游之地擁數萬之衆取一小郡不克而還是反也

今授汝此兵可往助父反信聞之大懼即返旆疾趨克其城而還先是有譖於溫言其逗撓固縱全播至是信自獻捷于江都溫大喜復遣還鎮十六年吳王開國加信征南大將軍後唐莊宗即位遣諫議大夫薛昭文冊閔王假道豫章信勞之謂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有河南未熟公之名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異代其人也因指牙旗銀首舉卮酒以屬昭文曰射中此願公飲一箭而穿之觀者無不稱快信用親史吉

况輩聚斂財貨置積廳事日納銀滿其中莊宗伐蜀溫恐信為變急召歸江都為左統軍溫卒又傾心事知誥復歸鎮明年卒於治所年七十信將上章請立廟於洪州許之

馮弘鐸

弘鐸連水人少與張雄友善雄以事為史所抑因與其徒亡入海為盜弘鐸隨之聚眾千人自號天成軍遂據上元雄卒弘鐸繼其位治水軍於金陵樓艦之盛聞於

天下大順元年詔復以上元為昇州命弘鐸刺史遂增版築大其城為戰守之備行密定淮浙因請歸附時田頔在宣州常欲窺伺弘鐸介居二大國之間又郡中數有妖怪居人相驚忽負抱嬰孩奔走諭之不可止弘鐸心不自安遂悉衆南上其日淮口大風發屋拔樹大石巨木皆飄於空聲言將討豫章實欲襲頔頔自帥舟師與戰於昌山弘鐸敗沿流將入海行密自出東塘邀之先使人謂弘鐸曰用兵者勝負豈有常哉今衆力未損

公何憂一郡而欲自屏於海外吾府雖小足以容君之衆使無失所若欲淮南節度吾亦當讓君捨此而去無謂也弘鐸左右聞之皆哭於是聽命行密乃升弘鐸舟執手慰勉一軍皆歡呼遂以弘鐸歸署揚州節度副使館給甚厚將吏皆分部安堵嘗與行密同祀漢高廟有二鳥鬪於樹行密命射之弘鐸引弓伺便一發而二鳥俱墜天祐四年卒

賈鐸

九國志卷二
鐸字聲遠唐相耽之嫡孫生於上蔡遇亂為秦宗權愛
將宗權暴虐不軌鐸諫之不聽反見疑懼禍及乃挈家
夜與屬卒千人出奔宗權嚴兵追之鐸且戰且行數日
乃渡淮遇故人馮敬章導之襲蘄春破其城推敬章為
帥鐸為牙將塹城厲兵以自固行密命朱延壽攻之鐸
方出獵延壽潛軍掩至圍其城鐸奔還度不得入以兵
休林中選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羣中因得
入城約城中夜半開門舉火為應再以羊皮復命鐸如

期領兵趣城南門門中火舉乃力戰突圍得入延壽知
其狀驚曰吾恐其潰圍而出今反潰圍而入如是則城
安可卒平乃以鐸報行密令召軍中與鐸有舊者持誓
書金帛與之和仍令延壽與之約婚小將柴再用應召
而行鐸乃請盟延壽以妹妻其子匡浩行密復授鐸左
監門衛將軍乾寧二年加壽州左右軍光化二年授檢
校右僕射天復三年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授黃
州刺史天祐三年移光州刺史七年卒於治所

危全諷

全諷臨川南越人世為農夫初生赤而毛醜狀駭人父
母欲勿舉其姊保護之僅而得全及長人質明秀豪勇
任氣乾符末所在寇亂乃招合同縣少年即其居為軍
營鄉里賴焉時安南都護謝肇受詔安撫江嶺聞而嘉
之補為討捕將表加憲職賊帥黃天感據龍安鄉朱從
立據石牛洞皆竊稱名號官軍屢敗肇遣全諷討之期
年悉平中和五年黃巢餘黨柳彥章攻破臨川逐郡守

大掠而去全諷遂入之詔即以全諷為撫州刺史郡署
及俘郭焚蕩略盡乃悉心為理招懷亡散興緝圯壞不
數年完復如故時南平王鍾傳亦乘亂據有豫章朝廷
因命為帥諸郡亦多自立者皆不能恭承節度而全諷
最強尤驕傲不遜遂為勅敵久之傳不能忍自率兵討
之既傳其城而城中夜火失士民驚亂諸將請急攻之
傳曰君子不逼人之危乃掃地而祭曰全諷之罪無害
於民烟焰遠止天之惠也翌日全諷聞之遣使謝罪聽

命請以其女嫁傅之長子匡時傅許之乃盟而還由是稍修支郡之禮然豫章之人常畏之傅卒軍中以匡時為留後全諷曰聽鍾郎三年為節度吾當為之既而我師圍豫章全諷不能救及城陷乃謀東兵時宣州刺史王茂章叛入越假道臨川以之梁問全諷曰君欲大舉願見君之將士以卜濟否乃陳師於野與茂章登城而觀之茂章曰衆凡幾何曰十萬茂章曰淮南有三等將如公此衆可當下將爾盍更益十萬乎全諷不聽悉衆

屯象牙潭自稱江西留後旁郡皆以兵資之湖南馬殷又遣將高安以為之援軍勢甚盛豫章大恐將軍周本攻象牙潭大破之擒全諷於陣諸郡皆潰楚撤高安之圍而遁於是克定八郡之地送全諷維揚親詰之全諷不答初行密之攻趙錕遣使通聘於臨川全諷報禮甚至糧運兵器皆取給焉至是以舊恩釋之先是潤州刺史安仁義築第於邗溝之西因以賜全諷資給甚厚天祐六年以壽終諸子隨才叙錄全諷敬愛賓客善撫士

民頗有巧思多所興創今城郭館署皆其遺構也

譚全播

全播南康人昭宗末嶺表寇亂全播與鄉人盧光稠相與聚兵謀署首領眾推全播怒曰諸君舉事必望成功須藉良帥盧公軀貌堂堂真諸君帥也眾唯唯未定全播拔劍三擊庭樹曰不從令者與此樹同乃立光稠而全播為謀主所向多捷兵勢漸盛遂破王潮之眾入據虔州推光稠為兵馬留後全播分掌城中兵天復三年

與潭人共伐番禺下韶州潭人不利乃引還光稠命其子延昌守韶州其弟光牧果敗奔還潮人乘之伏兵四起大破之擒其守將鄭廉遂從光牧圍潮州番禺救之乃引還劉巖劉隱以廣州之眾伐光稠以報韶州之役旌旗相繼數十里圍城十餘重光稠大懼全播曰吾諳劉公易與爾無足憂也光稠喜曰虔與韶昔與君所共足也此之事非君不能辦於是治戰場於城南告戰期於劉巖巖令諸軍曰戰之日勿殺虔兵悉可生擒

之全播選精甲萬餘伏於隍澗邱嶇之間與老弱五千
鼓行而前數戰乃退巖縱兵長驅中伏發巖等大敗單
騎遁免斬首萬餘級光稠議功全播泛讓諸將而不受
自是光稠大歎賞之俄有疾將以符印授全播不從光
稠死延昌自韶州奔喪全播立事之延昌好遊獵荒傲
無度大將黎球俟其出獵閉壁門而殺延昌於城外球
以全播不與已同謀將害之全播請老閉關不出後球
方欲莅事見延昌持彈叱責之球中丸而死衙將李圖

圖復知州事全播懼禍稱疾篤杜門李圖疑之與議親
姻多方以覘其動靜全播應覘為狀終不可識廣州聞
全播之病乃北侵陷韶州李圖卒其子不肖閉子城以
自衛州人無歸相率詣全播第請為帥拒之不可遂從
之遣使詣梁俄授萬勝軍防禦使五嶺虔韶二州節度
聞通使檢校太尉開國侯在任七年人物殷盛俄而徐
溫命劉信伐之信以人眾填其城壕全播令人潛為地
道運其土壤深如故信以為神莫之測也攻擊萬端不

能尅遣使說之令歛服全播請從溫聞之怒曰信以十倍之衆不能下一城何以取威敵國命回兵攻尅之擒全播以歸授左威衛將軍領虔州如故卒於江都年八十五當盧光稠之未舉南康先有謠言曰盧破黎頭出李子始花開潭深魚正聚楊柳西邊栽既而光稠有南康至子延昌而破黎球繼球死李圖繼之全播方盛柳者劉也而楊氏命劉信攻取之一郡之地何冥數之若是乎

李濤

濤趙郡人祖遠唐杭州刺史父逸壽安令濤涉書史會唐末四方盜起乃投筆從軍光啟三年秦彥囚高駢濤從行密義舉列八寨維揚西彥盡以步騎背城求戰俄而彥軍已破一寨諸將以兵勢相懸宜堅壁勿出濤拂然曰今以順伐逆豈論衆寡設令欲退將焉歸濤願以所部為前鋒請觀破賊行密壯之遂出戰果敗彥軍自是無復敢出濤以功遷騎軍都尉渥襲位授和州刺史

初行密既卒張顥陰有異志以都統符印送宣諭使李儼行事嗣王意未決一日諸將共議四座畏顥無敢言者濤曰都統符印是昭皇御翰所賜王父子承襲用在不疑苟付他人中外安仰諸將以其辭正皆伏羲顥獨默然投袂而去渭龍位遷吉州刺史十年授行營招討使攻越臨安濤敗陷於越順義元年吳越通好杭人厚禮歸之授左雄武統軍加泗州防禦使遷寧遠軍節度使大和四年卒年七十二

鍾章

章字憲明廬州合肥人少不拘細行雄果有四方之志中和中行密據合肥召置帳下累從征討皆克獲有功天復三年朝使李儼至行密得承制拜授以功歷左監門衛將軍天祐五年張顥弑渥將徐溫守潤州以圖自立溫與嚴可求謀非章不可除顥章知之因選士三十人夜集軍舍椎牛享之刺血而飲以為誓溫謂曰吾有老母不若且止章曰斯事一言既出寧可中輟耶

九國志卷二
明日章與姚克瞻殺顥於衙堂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左
衙副指揮使從周本攻越州拔衆夜歸越人襲之章以
二百人散樹旌於菰蒲閒越兵退去絕糧三日章壯氣
無衰章自以除顥功大賞薄會與言爭握槩因譁語
較軍功以及之溫聞而歎曰斯固吾過也明日加章滁
州刺史滁民有訴章者章詣金陵自理溫逆謂之曰前
事為理已改授公光州矣章遂之任未幾遷壽州團練
使會疆吏告章侵市官馬因遣王稔以巡霍止為名往

代章章歸中途改饒州刺史俄召歸金陵在郡二年加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章多力嘗怒其家人其人匿避章
愈怒因拉折鐵杵後卒於治所年六十二

朱瑾

瑾宋州下邑人也雄武倜儻有吞噬四方之志光啟元
年汶陽曹全昱遇害軍城無帥鄆兵共推瑾凡瑄為留
後瑾之季仲俱為列校明年兗州齊克讓妻女於瑾瑾
伏兵仗假稱聘禮改服甲士詐為舁夫而往親迎夜發

卒殺兗州軍校王稠虜遂虜克讓詰旦自稱留後三年
夏秦宗權併兵攻夷門梁祖幾至不守會瑄援至合梁
祖兵大戰城北瑾單騎嘗寇馳突往返當者無不破靡
宗權敗走自是瑾與梁軍互為犄角屢破宗權朝廷以
功授瑾兗州節度使未幾梁祖交惡於瑾遂成仇敵大
順二年冬瑾率兵萬人攻單父梁祖遣丁會禦之瑾軍
大敗於金鄉景福初梁祖攻徐州瑾率全軍來援時溥
擊梁軍殺其將霍存因席卷十餘寨乾寧元年梁祖親

攻鄆瑄瑾合兵迎戰敗之於東河二年春梁祖將朱友
恭攻瑾塹其城守之是時連歲交兵四郊無耕織瑄瑾
勢蹙因間遣使乞師太原李克周假步騎五千濟河梁
人退舍十月梁祖復親攻兗州塹圍之瑾單騎求鬪梁
將無應敵者瑾凡瓊先以齊州納款於梁梁祖使瓊臨
兗州說瑾瑾怒瓊無急難之義偽遣使告降梁祖自至
延壽門與瑾交說瑾謂梁祖曰兗城符印他人莫可付
願得兄來付與既而梁祖遣掌謁劉捍與瓊偕至瑾馬

立橋上遙謂捍云願兄先來乃麾將士擒瓊徑入未頃
城上大譟擲瓊首於外梁祖大悔因班師焉四年正月
鄆州先下瑾亦糧盡與晉將李承嗣史儼求軍食於野
梁將龐從奄至城下瑾將康懷貞率瑾子私以充城送
款歸不得入引承嗣諸軍將保沂州為其將尹處賓拒
關不納瑾狼狽將奔海上復追之後泊乃渡淮歸於行
密行密迎之於高郵待以殊禮立解所服玉帶為贈擇
甲第遺財帛鉅萬表瑾領武寧軍節度淮南行軍副使

是冬梁祖遣將龐從大寇青口行密親征之令張訓以
羸兵前導從意輕吳師貪奔碁不顧瑾請假梁人旌旗
率騎潛濟突入從中軍營行密得引兵急渡爭破諸柵
遂擒從斬之乘勝攻溍河軍葛從周敗走光化二年春
從行密攻彭門移師侵宋梁祖屯睢陽以禦瑾會天大
雨與瑾交綏而退天復三年授瑾東面諸道行營都統
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平章事天祐十三年淮南小校
馬謙李球乘酒脅眾挾渭登樓發武庫兵為亂陳於門

橋北外衆屢却會瑾自浙西至惟引一騎視其坐起云此不足為禍因返顧外衆推手一呼亂兵皆潰去遂擒謙是冬與行軍副使徐知訓率兵攻潁州梁人援至而解渭將開國知訓患瑾位加於己請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為節度先是瑾因朔望令女妓通候問於知訓知訓淫縱強欲私之瑾心不平復有是行會知訓夜張祖筵瑾中宵先起詰旦度知訓酒方困復留刺以去既盱知訓果來謝瑾因延入室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

以笏擊之踏于地左右自外突入殺之初瑾先繫二惡馬於廡下及將圖知訓密令釋其羈紲馬果蹄啣外人莫得聞變因斬首以出知訓從人數百瑾扼臂叱之俱辟易散去復乘知訓馬馳入府中訴於渭云今日為大王除患渭曰此事吾不敢知因命瑾疾去瑾忿以知訓首擊柱詬渭曰懦夫安足與成事攜劍復出望府門已閉因踰垣折足大呼曰吾為萬人除患今以一身當之耳遂自刎夷其族時年五十二

米志誠

志誠沙陀部人少便騎射以驍勇聞乾行四年奔于行
密龐從寇青口葛從周寨泝河志誠俱為前鋒連戰皆
勝以功遷馬軍指揮使田頔叛于宣州志誠與臺濛敗
頔於廣德天祐六年危全諷將伐鍾陵湖南遣苑玫屯
上高以為全諷聲援命志誠與王祺率兵破之十年從
徐溫敗錢瑛於梁谿後又破王茂章于淮上十一年隨
柴再用討劉崇景于袁州敗袁人於萬勝岡崇景棄城

遁去遂入之先是袁人兒童聚戲穴地為釜圈箸為甑
曰將柴米來至是果應以功加檢校太傅領泰寧軍節
度使十五年朱瑾殺知訓攜其首入府中志誠聞之被
甲引其子并親從十餘騎至天與門問瑾所向聞瑾已
死乃歸徐溫疑其助瑾遣使殺之嚴可求懼其不克遣
人偽自袁州至告大破楚人諸將皆賀志誠亦入因伏
壯士斬於棘門之下諸子皆棄市

翟虔

九國志卷二
張可琮
虔彭城人也乾寧初徐方將陷虔盡室南渡謁行密於廣陵及徐溫與石銜以虔為軍佐屬張顥之亂溫與嚴可求陰計其事密遣虔往復傳導及誅顥虔有力焉因授子城甲仗諸庫院鈐轄等使天祐十五年朱瑾殺徐知訓挈首突入府門時兵衛倉卒莫敢抗禦虔驅率散卒共閉關瑾以是不得出遂踰垣折足自刎而死會米志誠引十餘騎問瑾所向聲言以襲瑾為名虔乘圍謂曰瑾已戮矣何不急自歸營因是志誠遂返渭喜其應

機却賊以瑾宜陵莊賜虔為賞及吳國建復旌其勳授閭門宮城武備等使領光州刺史順義四年溥幸白沙對徐溫呼雨為水溫請其故溥曰此是翟虔父名吾慣諱矣因言宮內諸王須索虔多阻限不時進納溫欲斬之為溥救護而免黜於撫州未幾授行軍副使及廉使徙任虔知本州軍事七年卒年六十三

張可琮

可琮不知何處人中和之亂奔于江淮行密識其勇毅

擢在左右破孫儒於宛陵先登陷陣稍遷列校時吳人
初得宣城毗陵之地無錫居越人之衝患其攻擾天復
中選可琮守之錢鏐忘其名棟驍將卒二千中夜襲之
邑中大擾可琮閱兵得百餘人皆乘城疾戰越人驚憤
而去吏士皆賀可琮笑曰彼衆我寡其勢未已方復勞
諸軍一陣爾於是息燈大戢旗鼓若空邑然越人偵之
以為宵遁果復至可琮約將士候其附城突擊大破之
寇盡潰去方告於郡守李簡簡雖怒其不時告且壯其

事列上其功後有徐溫之命掠東洲下之即以為制置
使天祐中除江陰縣鎮遏使遂城江陰沙山之役可琮
以江陰之衆供軍旅屢斥候無闕謀徐溫喜之擢拜常
州刺史大修城隍民賴以安順義五年卒年六十五

鄭璠

璠汝南人始事秦宗權後隸孫儒入淮南尋歸行密前
後戰伐皆預行光化四年授左先鋒兵馬使是歲從李
神福攻臨安擒越將顧全武方宇等四十餘人遷左衙

將天祐初王茂章征安仁義於潤州洎城陷中十餘瘡
以功遷左先鋒都尉從攻豫章璠以所部發機飛火燒
龍沙門率壯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體以功授檢校
司徒復從柴再用與越人戰敗及陳璋復東洲璠城而
守之復會呂師造攻蘇州與人戰虜其次將陳綰璠左
脇中弩幾死授蘇州行營都指揮使周本擒危全諷於
象牙潭璠所部功多又攻新淦縣克而守之尋以張宣
代歸復佐周本攻袁吉緣山疾戰悉收其巖壁焚之民

皆復業十五年從王祺劉信攻虔州克之授璠羅城使
順義元年領饒州刺史六年知楚州率兵援汀洲軍事
乾貞元年就拜團練使二年授鎮南軍節度副使知軍
府事大和三年授饒州刺史五年遷金陵行軍副使卒
年六十六

楊彪

彪宿州人身長七尺餘呼聲如鐘侗儻有武幹善騎射
行密見而壯之擢授衙內散指揮使渥嗣位潭人犯邊

授西南面行營護軍副將謂諸將曰彼衆我寡未欲輕
動乃守其要津以輕兵挑戰登高以望之見其麾下進
退不一彪笑曰非勅敵乃縱兵出戰親射其首將殺之
順風焚其艦溺殆盡凱旋擢授江陰鎮遏使徐知誥鎮
潤州充都尉以從越人寇無錫東南大震知誥東征彪
與陳再過領死士千人於路次弓弩忽發越人驚擾又
竊賊號令以入其壘殺獲甚衆明日又戰自旦及辰未
決彪躍馬疾馳之越人遂退師還以功授殿直軍副使

與郭琮分直宿衛徐知誥謂之曰郭琮猛而少機警宿
衛之職惟爾是賴大和三年卒年五十二

陳祐

祐歷陽人年十七歸行密於合肥從入廣陵孫儒來襲
吳師亂祐之卒伍獨成列泊入宛陵稍遷為偏校時行
密修貢于天子祐應募而行達於朝廷制授兼御史中
丞從攻滁濠壽等州下重甲先登戈傷弓墜而復上敗
龐從葛從周朱友寧皆預戰有功秦裴下豫章時朱思

勅范師從陳鏞以兵戍之鏞等皆渥之腹心也張顥忌
焉令祐以渥命往誅之三校皆勇士也顥既遣祐行甚
憂之祐踰險輕行六日至豫章微服懷短兵入秦裴帳
下裴驚其來且告之故因責裴以不能制王帥而令有
異謀裴懼未及對祐乃令召思勅等宴會及至則祐已
與裴飲矣三校入見祐皆色變俄而酒三行祐數其罪
悉叱而斬之以歸徐溫之誅張顥祐有力焉天祐七年
越人侵無錫徐溫自征之祐率黑雲都尉以從諸軍未

集祐告溫曰寇謂我勞頓而至未能陣也願以所部先
薄之大軍見可則進溫從之祐詭道以出賊後會大軍
夾攻大敗之十三年溫在潤州小將周郊詐稱役從懷
短兵入府多殺軍吏而衛士無兵杖拔武庫之 出兵
仗授之以戰或有自後擊祐傷腦踣于地從者負之息
於門下稍蘇時賊雖息府中尚擾升樓傳呼不能止祐
舉首叱之衆皆投兵仗罷去溫手封其傷授黑雲都尉
溫遷金陵制宮室府署命祐董其事以功加檢校司空

大和元年授饒州刺史卒於任年六十五

劉權

權許州人少從軍蔡州景福元年來歸行密入淮南
隸田頽麾下累遷同州節度副使光化二年頽與越人
戰權乘勝深入為寇所得錢鏐見而慰之曰爾壯士也
吾終不以俘虜相蓄洎通和縱之歸渥襲位補衙將渭
開國以權侍衛勤肅授左衙副檢校右僕射從周本攻
蘇州回授右衙列校為毗陵子城使率海船與越人戰

勝充洪州都督長史領吉州刺史潁川之役授行營都
虞侯時徐知訓為帥而軍政皆委朱瑾梁將袁象先帥
步騎救潁瑾晨興望西北昏昏黑知梁兵將至召權與
議值天大寒權幅巾錦袍而至瑾問曰爾何職曰行營
都虞侯瑾曰是職也動必為諸軍先今氛興西北陰霾
閉天此梁人至矣爾司斥候尚為此服且軍禮何在叱
左右執之就戮知訓徒跣而往救之僅免時梁祖兵已
至戰少不利乃引還及瑾殺知訓城中恐懼將從而為

變權出師而瑾自殺衆乃肅然徐知誥至自丹陽遷左
右軍都押衙事武義元年領雄武大將軍六月從徐溫
與越人戰于沙山洛社敗之俘其卒數千七月從知誥
戰無錫大破越人二年卒

崔太初

太初淮西人父亮蔡州監牧副使太初身長七尺勇力
過人中和末以大力長槊應募行密見偉之召居帳下
歷壽州衙內副指揮使天復中田安將謀叛行密疑朱

延壽與之交結太初累從延壽征討曾諫延壽及延壽
擒行密嘉其意遷太初衙內都指揮使天祐十五年從
徐溫破王茂章遷本州司馬權知壽州團練事先是壽
春自乾符後守卒俱為多謀彊力者據而後奏報以要
恩及陳紹卒宣王遣王定持虛銜官告以往今度可授
者與之定以軍政雖出太初而職在衙將甯審言之次
因潛報太初曰詰朝若州之符印再至於君慎勿更讓
明日召諸將齒先以符印置坐末以次遞捧而上及審

變權出師而瑾自殺眾乃肅然徐知誥至自丹陽遷左
右軍都押衙事武義元年領雄武大將軍六月從徐溫
與越人戰于沙山洛社敗之俘其卒數千七月從知誥
戰無錫大破越人二年卒

崔太初

太初隴西人字文列吏太初身長七尺勇力

九國志吳崔太初多疑好奇察每通街交會之所
牆必置身謂人曰還聞牆有耳否非牆耳乃吾
耳行路之人鮮敢偶語白孔六帖卷十一

延壽與之交結太初累從延壽征討曾諫延壽及延壽
擒行密嘉其意遷太初衙內都指揮使天祐十五年從
徐溫破王茂章遷本州司馬權知壽州團練事先是壽
春自乾符後守卒俱為多謀彊力者據而後奏報以要
恩及陳紹卒宣王遣王定持虛銜官告以往今度可授
者與之定以軍政雖出太初而職在衙將甯審言之次
因潛報太初曰詰朝若州之符印再至於君慎勿更讓
明日召諸將齒先以符印置坐末以次遞捧而上及審

言而立定曰王府之命非寧公而誰然合更相推以成禮也審言如教復至太初定曰惟公不可多讓乃麾其下位者俱令列賀復數日軍州無異議始以官告授之人有密譖太初常蓄鄉關之念者會徐知訓征潁川路出壽春且觀其意太初著烏帽草履徒步至塌山為知訓馭馬十五餘里知訓見其屈降前疑盡釋太初不喜儒生多疑好察每通衢交會之所牆必置耳常謂人曰還聞牆有耳否又曰非牆耳乃吾也由是行路之人鮮

敢偶語者召歸授右雄武大將軍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左殿直統軍大和三年卒年六十六

陳彥謙

彥謙毗陵人少負壯節有剽繁治劇之才行密定江表召為潤州司馬以幹局聞徐溫鎮浙右以機務為寄彥謙亦坦然不疑言行計從人莫能閒溫欲居金陵問策于彥謙對曰金陵昔為王者都今寶近畿關輔也作鎮於彼其誰不往溫從之遷彥謙金陵大都督府右司馬

九國志卷二
營度外城府署三年而畢上經費之籍天祐十五年朱
瑾殺徐知訓溫急召謂之曰蛇豕雖亡彼蔓猶在令就
廣陵除其餘孽及梁祖即位隴蜀建號彥謙勸溫諷渭
建朝廷及更章服彥謙頗有力焉溫嘗閱帑藏見金帛
委積因曰此三軍物吾豈敢有然致此盈衍公之力也
因授鎮海軍節度判官無錫之役未戰而溫疾吳越兵
攻其帳我軍相顧失色彥謙即引旗鼓詭遷于左其攻
稍息及敗越兵遷楚州團練使諸藩郡歲時伏臘爭獻

賂遺溫悉令納之病溫親往慰問自調湯藥臨卒手疏
十餘事首即以用嫡嗣為請順義五年卒年六十

高澧

澧越州人祖實唐武寧軍節度使父瑰湖州刺史澧為
錢鏐之將累功遷特進湖州刺史武義軍使天祐七年
以受疑挈家屬二百餘口甲卒五千來奔授淮南節度
副使澧嗜酒好俠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
行人而食之一旦醉在樓上王寬經其下澧召之登而

命左右去其梯操鋌於旁而以酒虐寬寬為所圖乃以大觴酢之澧皆推觴寬躍而取其鋌橫之於膝乃慢罵澧連以觴罰之澧辭不飲寬乃引鋌逐之澧環席而走叩頭乞哀併飲千觴卧不能興寬乃下樓徐去泊上馬命以鋌還之十五年徐知訓為朱瑾所殺徐溫遷怒誅之

九國志卷二終

